



青少年必读图书

世界动物文学经典

SHIJE DONGWU WENXUE JINGDIAN

丛书总主编 / 许钧 吴文智
丛书策划 / 胡正义 吴文智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经典丛林故事集

Senlin wangzi · xuyi



森林王子·续集

原著 / [英国] 鲁德亚德·吉卜林 翻译 / 陈洁 王晓荟 赵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青少年必读图书

原著/[英国]鲁德亚德·吉卜林



森林王子·续集

Senlin wangzi·xuji

翻译/陈洁 王晓荟 赵林

► 丛书总主编/许钧 吴文智 丛书策划/胡正义 吴文智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森林王子·续集/(英)鲁德亚德·吉卜林(Kipling, R.)著;陈洁, 王晓荟, 赵林译.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0. 8

(世界动物文学经典)

ISBN 978-7-212-03928-8

I. 森… II. ①吉… ②陈… ③王… ④赵… III. ①儿童文学—故事—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0186 号

世界动物文学经典

森林王子·续集

[英国]鲁德亚德·吉卜林 著
陈洁 王晓荟 赵林 译

出版人:胡正义
策划编辑:胡正义 吴文智
责任编辑:秦 闯 黄牧远
特约编辑:卢 月
封面设计:王国亮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

邮编:230071

营销部电话:0551-3533258 0551-3533292(传真)

印 制: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6 字数:125 千

版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978-7-212-03928-8 定价:1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在世界文学宝库中，以动物为主体创作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内容极为丰富，它们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不少文学大师如加拿大的西顿、罗伯茨，印度的吉卜林，英国的格雷厄姆等通过他们的亲身历险和对动物长期细致的观察，积累了十分生动丰富的知识和资料，用他们那如椽之笔为我们展现了这个瑰丽多姿、奇幻斑斓的奇特世界分外美丽的一面，细致入微地刻画出自然界中各种动物的形态，栩栩如生、情趣盎然并极富知识性，字里行间跳跃着一种蓬勃的生命动感，那里不仅有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也有高贵的自尊，伟大的情感和生命的咏叹。很多故事至今仍脍炙人口，许多动物形象光彩照人，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动物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无价之宝，是人类的好朋友。自打我们呱呱坠地，就和动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小时候朝夕相伴的动物图片，稍大些时候各种动物玩伴，小时候听到的各种动物故事，大灰狼、小白兔，以及其他各种关于动物的美丽叙述，比如《美人鱼》《黑猫警长》《米老鼠和唐老鸭》等。这些可爱的小动物，这些动人的小故事，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多少说不完、道不尽的乐趣。当然，除了这些虚幻的东西，儿时的游戏里，动物也是不可缺少的玩伴。捉蝌蚪、捕蝴蝶、逮蜻蜓、套知了，那些无拘无束的游戏成为很多人永远无法忘却的梦。

但是，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最初的原始生态越来越严重地遭到破坏，大片大片钢筋混凝土建筑群的出现，使得美丽的大自然不再安宁、平静，人类在开发文明的借口下，肆意破坏环境，甚至滥捕滥杀野生动物，造成了大量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地球上所有的地方，几乎都已经被人——这种以智慧、残忍、贪得无厌著称的褪毛动物——以各种正当的名义侵占和践踏，野生动物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如今，人类接触动物的机会除了看动物园里疲倦的猴

子,沉睡的老虎等失去自由的家伙,还有可能就是偶尔在自然绿地还依稀可见的一些孤独的蝴蝶和永远敢于挑战人类前进步伐的小麻雀。如果我们再不反思,在对待动物和生态环境问题上依然这样一意孤行的话,或许,再过若干年,我们的孩子就连小麻雀的影子都难以寻觅到了。况且,动物的大量被毁灭将对人类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造成生态严重不平衡,从而使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

地球上的人类和所有的动物都是地球母亲的儿女,人类与动物共处在这个生态环境中,形成了息息相关、相互依存的和谐生物圈。它们的生衍死灭与我们人类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的世界因为有了动物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生动,更加绚丽多彩。如果没有了动物,人类在这个星球上该是多么寂寞。

我们无法改变过去,我们只拥有现在和将来。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包括那些因为人类文明发展与科技进步而遭到肆意虐待甚至被灭绝了物种的动物们。我们需要谨记的一点是:爱动物,爱我们的家园,就如同爱我们自己!当我们在考虑人类自身利益的时候,也替动物们想一想。热爱生命与自然,不要再让我们失去人类未来的希望。

我们策划出版的这套《世界动物文学经典》就是想通过大师们那简洁而富有想象力的精彩文字描述,向我们的读者讲述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充分表现出动物世界的绝妙与奇趣,展示动物的人性化,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通过大师们对动物细致入微的介绍充实我们读者的动物知识。本丛书尽可能揽括所有大师级动物文学精品。如《森林报(春、夏、秋、冬)》《昆虫记》《我熟悉的野生动物》《野地的亲族》《森林王子》《森林王子·续集》《柳林风》《美丽的乔》《动物英雄》《野性的呼唤》《黑美人》等。优美而充满了人情味,是所有这些动物故事共同的特点,字里行间都可以读出动物文学大师们对于动物的款款深情。我们的孩子都爱看书,爱听妈妈讲故事,都特别爱看动物科普书。无疑地,动物文学大师们那优美的文笔为我们的孩子提供了广泛的阅读空间。

爱动物,爱我们的家园,就如同爱我们自己!



目 录

恐惧从何而来/1

让丛林占据/24

瑞基-蒂基-塔维/60

国王的驯象刺棒/81

八足灵獒/106

红毛狗/131

春天奔跑/159



恐惧从何而来

溪流枯竭，河塘干涸，
我们志同道合，你与我；
带着发烫的面颊和沾满尘土的腹，
相互推搡，沿着池塘边；
干旱的恐惧平息世界，
抛开猎杀的欲望和渴求。
如今堤坝下的小鹿发现，
瘦弱的狼群亦如他般恐惧，
而无惧的高大雄鹿却铭记，
那些尖牙曾撕裂他父亲的喉。
池塘干涸，小溪枯竭，
而我们相互结伴，你和我，

直到远方载着“狩猎愉快”的云儿——散落，
这雨水打破我们的“休战期”。

至今最为古老的法则——丛林法则，它为可能在丛林居民身上降临的每件事，都准备好了对策。到目前为止，它的每条法则都经得起时间和风俗的考验。你一定还记得毛格利花费了生命中大部分时间在塞万丽狼群跟着棕熊巴鲁学习法则。当男孩反复被命令做这个做那个而变得毫无耐心时，也恰恰就是巴鲁告诉他，法则会像一个巨大的藤蔓，从你的背后紧紧缠绕，让你无从逃脱。

“我的小兄弟，如果你活到我这把年纪，你就会发现丛林万物是如何遵循着至少一条法则，当然这不会是什么令人愉悦的景象。”巴鲁说道。

这番谈话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当然是左耳进右耳出。这样一个吃了睡、睡了吃的男孩在没有面临什么事情之前，才不会为什么事担忧呢。有一年，巴鲁所说的话果真变成了现实。毛格利见证了丛林的一切都在法则的约束下运作。

故事就发生在那个几乎没有下一滴雨的冬天。那头豪猪伊基在竹林里遇见了毛格利，跟毛格利说，那些野生白薯都快要干死了。如今谁都知道伊基对食物的选择是出了名的挑剔，他只吃最好的、熟透了的那些食物。于是毛格利笑嘻嘻地说道：“那跟我有关系？”

“现在倒没什么关系。”伊基抖了抖身上坚硬的鬃毛，很不舒服地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但是不久我们会明白到底有什么关系了。小子，你现在还会在蜂石下的深水池里跳水吗？”

“不跳了啊，那可恶愚蠢的水都不知道跑哪去了，我可不想撞



破我的脑袋。”毛格利说道。他在这些日子里，自我感觉比丛林里的任意五个人加起来懂得的还要多。

“这是你的损失，一个小石缝或许都蕴藏些智慧哦。”伊基说完迅速俯下身去，防止毛格利去拽他的鼻毛。毛格利把伊基所说的话告诉了巴鲁。巴鲁表情严肃，似乎在自言自语地说着：“如果我是孤身一人，在别人还没有开始考虑到地盘的时候，我或许会换一下我自己的狩猎领地。陌生动物之间的狩猎终究是以争斗结束，而且他们一定会伤及人类的小娃娃。我们必须静观摩瓦树开花的情况。”

那个春天，就连巴鲁最爱的那棵摩瓦树也没有开花。那些嫩绿如脂的花苞在还没绽放前就被活活热死了。当他蹬着他的后腿站在树边摇晃着摩瓦树时，只有几片难闻的花瓣飘落下来。接着那无穷无尽的炎热就一点一点蔓延到丛林的心脏地带，把丛林变成了黄色，然后是褐色，最后变成了黑色。山谷两侧的绿色植物被烤得像一根根断了的电线，或者像卷起的胶卷，毫无一丝生气；那些隐蔽的河塘中的水也在消退，慢慢也干成一块一块，在它们的边缘还留有最后一点痕迹，就像是被烙铁烙在了上面；曾经多汁的藤蔓如今从它们依附的大树上跌落下来，死在树下；竹子枯萎，热风袭来，哐哐作响，森林深处的苔藓也从岩石上剥落下来，直到它们被烤得像河床上颤颤的蓝色巨石一样光秃秃和滚烫烫。

鸟儿和猴群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今年早些时候就去北方了；鹿群和野猪们冲出丛林，在远处人类村落荒废的庄稼地里死去，有时他们就死在人类的眼前；那些人类也虚弱极了，连杀死他们的力气都没有了。黑鸢基尔留了下来，还发了福，因为有许多动物死尸

供他吃。一个又一个夜晚，他都会给那些虚弱得已经没有力气寻找新的狩猎领地的野兽们带来消息说，太阳已经炙烤着森林三天了，它的威力无处不在，它正在杀死丛林。

毛格利以前还从来没有领教过饥饿是什么滋味，现在他只能依靠已经干了三年的变味的蜂蜜过活了。他从遗弃在岩石中的蜂窝中把蜂蜜给刮出来——蜂蜜黑得像黑刺李，里面的糖干得像灰尘。他也去捕猎，挖出深藏在树皮下的蛴螬，抢夺马蜂窝里的幼卵。丛林里所有的猎物现在都瘦成皮包骨头了，巴赫拉一个晚上能捕猎三次，但几乎还是难以果腹。不过对水的需求情况是最糟糕的，因为尽管丛林居民喝水次数不多，但他们每次都必须喝足。

炎热还在持续着，它吸走了所有的水分，到了最后只剩下安达卢西亚的主渠里有一条窄窄的溪流在死气沉沉的两岸间流淌着。当哈蒂，那头足足有一百多岁的野象，看到了一块细长的青色岩脊在小溪的正中央凸显时，他知道他看到的正是那块和平石。此时此地，他像他的父亲在五十年前所做的一样，扬起他的长鼻子宣告“休战期”的来临。鹿、野猪和水牛用沙哑的叫声应和着。黑鸢基尔在远处的天空盘旋，呼啸尖叫，传达着这个和平的宣言。

根据丛林法则的规定，一旦宣布进入休战期，那么无论谁在饮水处杀死兽民都要被判处死刑。这条法则制定的理由是干渴比饥饿更要命。在丛林，当猎物异常稀少的时候，每个丛林居民都能想方设法勉强熬过去。但是水终究是水，当它成为仅存的一种资源时，所有的捕猎都被迫停止，丛林居民都去寻找他们的所需。在水源充足的好年头，那些到万贡加河或其他任何地方喝水的丛林居民是在冒着生命危险，而这个冒险大部分都是缘于夜间行动本身



具有的那种魅力。他们悄然地溜下来，连树叶都纹丝不动；在齐膝的湍急的浅滩里跋涉，将所有的嘈杂声都抛在身后；喝水时，扭头向后张望，每一块肌肉都紧绷着，随时准备好在危险之际可以第一时间跳起来逃命。对于长着高高鹿角的小雄鹿们而言，在沙子边滚来滚去，然后带着湿润了的鼻子，鼓鼓的肚子心满意足地回巢，备受鹿群的仰慕，这些都是幸事。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是巴赫拉还是希尔克汗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会跃起将他们扑倒在地。然而，那种生与死的乐趣如今都结束了，丛林居民都是拖着饥饿且疲倦的身体出现在这枯萎了的河边。老虎、熊、小鹿、水牛还有野猪，全都喝着肮脏的河水，在这水上逗留，由于太过疲倦而走不动。

小鹿和野猪为了能找到一些比干树皮和枯树叶更好吃的东西而整天长途跋涉。水牛找不到泥塘去泡澡凉快，也没有什么绿色的庄稼去偷！蛇类早已离开了丛林，躲到小河中，希望能在这里找上一只离群的小青蛙。他们蜷缩在湿润的石头间，就算野猪用鼻子来拱他们，他们也没有什么反抗的意图。这条河里的河龟早就被最聪明的猎手巴赫拉杀死了。鱼儿则把自己埋进了深深的干泥里。只有和平石像一条长长的蛇躺在浅滩上，疲倦了的涟漪在岸边干涸的时候发出啾啾的声响。

毛格利每晚都会来这里乘凉交朋友。那时，即使他的敌人中最饥饿的那个家伙也无暇垂涎那个男孩。他赤裸裸的皮肤使他看上去比他的同伴更瘦小更可怜。他的头发被太阳晒得深浅不均；他的肋骨凸了出来，就像竹篮子的竹架一样，他用来行走的膝盖和肘上有肿块，使他那萎缩的四肢看上去仿佛是打着结的草根。但是杂乱的刘海下的眼睛却透露出他的冷静和坚定。在他遇到麻烦

时，巴赫拉都会给他忠告，告诉他要轻轻地行走、耐心地狩猎，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无缘无故地发脾气。

“现在是个艰难的时刻，”在一个火炉般炎热的夜晚，黑豹说道，“如果我们能挨到最后，它终究还是会过去的。你肚子饱不饱，小人崽儿？”

“我的肚子里有点东西，但是也没什么用。巴赫拉，你想想，雨好像把我们这里遗忘了，是不是不会再来了啊？”

“我不这么认为！我们会看到摩瓦树开花，小鹿会有新草吃而变得强壮的。我们去和平石那儿，听听看有没有什么新消息。到我背上来吧，小兄弟。”

“你现在不能负重，我还可以自己走的。但是事实上，我们都是没有脂肪的小公牛。”

巴赫拉看看他自己瘦骨嶙峋且脏兮兮的肚子低声地说道：“昨夜我杀死了一头套着枷锁的小公牛，我当时是如此虚弱，以至于我想到，如果它要是松了套子逃掉了，我可能都没有胆子跳起来去追它。喔！”

毛格利捧腹大笑。“是的，现在我们都是好猎手了。”他说道，“我都勇敢到敢吃蛆虫了。”他们俩穿过了劈啪作响的灌木丛来到了河岸边，浅滩边上的网状物早已流离到四面八方。

“这水撑不了多久了。”加入了他们的巴鲁说道。

“看那儿，好像有条人走出来的小道。”

在远处丛林的岸边，丛林灌木有的正在垂死挣扎，有的已经直挺挺地枯死了。那些被鹿群和野猪踩出的足迹全都是朝着河边而来，一条条足迹遍布在苍白无色的平地上，伴随着十英尺高的草丛



摇曳在尘土飞扬的水渠中。起初，每条漫长的大道上都会挤满那些匆匆来饮水的早来者。你甚至能听见雌鹿和幼鹿在鼻烟般的尘土中咳嗽的声音。

小溪的上游，在和平石周围一圈，那个毫无生机的小池塘的拐弯处，站着“禁水令”的监管者——那只野象哈蒂和他的儿子们，他们在月色下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显得格外的沧桑和憔悴。哈蒂的后面是只领头鹿，然后是野猪和野长颈鹿；在河岸的那一边，那些大树延伸到河水的边缘，将那些食肉动物：老虎、狼、豹子、熊和其他的动物分隔开。

“事实上，我们都遵守着一条法规。”巴赫拉说着蹚进了水中，望着对岸那些鹿群和野猪在那相互来回推推搡搡，看着那一排排的鹿角和那些充满惊恐的眼睛。“猎食愉快，我的伙伴们。”他补充道，伸个懒腰完全躺了下来，但是半边肚子却还露在水外面。接着从他牙缝里蹦出一句话：“依照这个法规，还是有很不错的猎食哦！”

那只顺风耳的小鹿，听出了最后一句话的含义，他一边沿着岸边飞奔，一边惊恐地低语道：“休战，休战。”

“和平，和平。”野象哈蒂咕嘈道。

“已经停战了，巴赫拉。现在没时间谈论狩猎。”

“你们有谁比我知道的多？”巴赫拉转着他那对黄色的眼珠子回答道，“我以乌龟和青蛙为食。哎呀，难道要我去啃那些树枝啊？”

“我们希望这样，万分地希望。”那只刚刚在春天出生的小鹿咩咩地说道，而且这只小鹿一点也不喜欢他。尽管丛林居民很可怜，

但是就连哈蒂也忍俊不禁咯咯地笑了起来；毛格利头枕着手臂蜷缩着躺在烤热的溪水里，大声地笑着，两脚还上下拍打，在水中打起了无数个水泡。

“说得好，长着小鹿角的小东西，”巴赫拉说道，“当战争停止时，我们都会为此而记住你的。”他透过黑暗再次看了下这只小鹿，确保记住这只小鹿的样子。

谈话声渐渐地响彻了这个喝水的地方。在这里能够听到居民们在一起扭打的声音，为了挤占到多一点位置的野猪的哼哼唧唧声音，长颈鹿们在岸边沙地上来回蹒跚踱步的声音。鹿儿们可怜兮兮地谈论他们是如何长途跋涉寻找食物的，现在他们正在询问有关河对岸那些食肉动物的问题，但是所有的消息都是坏的。丛林里的热风从岩石之间呼呼吹来，树枝嘎嘎作响，嫩枝被吹落到地上，水面上还吹进了一层的沙尘。

“那些人类也是这样，死在了犁头边，”一个年轻的水鹿说，“傍晚之后我遇见三个。他们一动不动躺在那儿，他们的耕牛也和他们一样。我们在不久后也会像他们一样。”

“这条河从前天晚上就开始渐渐干涸了，”巴鲁说，“哦，哈蒂，你以前看到过像这样的旱灾吗？”

“这会过去的，一切都会过去的。”哈蒂边说边从鼻子喷出水，向背后洒去！

“我们这儿中的一个坚持不了太长时间的。”巴鲁说道，然后就朝那个他喜欢的男孩看去。

“我？”毛格利生气了，在水中站了起来，“我身上没有皮毛遮挡，但是……但是如果你把你的皮扒掉，巴鲁。”



哈蒂被这个想法震撼了，然后巴鲁严肃地说道：“孩子，那不像是对你从林法则的老师该说的话，我从来没有见过我没有兽皮的样子。”

“不，我没有伤害你的意思，巴鲁。但你就像是壳子里的椰子，我也一样是个被扒光了的椰子。现在你那个棕色的壳——”毛格利正双腿交叉着坐在那，他的食指用他惯用的方式正比划着来解释这事。就在这时，巴赫拉扬起他的爪子，从他的后面把他推进了水中。

“越来越糟了，”当那个男孩爬了起来，从嘴里向外喷着水时，黑豹说道，“首先巴鲁要被剥皮，现在他是一个椰子。当心，他不会做那些成熟的椰子该做的事情。”

“那是什么？”毛格利说道，尽管那是丛林里最古老的一招，他还是暂时放松警惕。

“打烂你的脑袋。”巴赫拉平静地说道，又把他拉到水底下。

“跟你的老师开玩笑可不好啊。”当毛格利第三次一头扎入水中时，这头熊说道。

“不好！你有什么？那个光溜溜的小东西前前后后跑来跑去，像个猴子一样，作弄那些曾经的好猎手，拔我们这些最棒的猎手的胡须并以此为乐。”这就是希尔克汗，那只瘸腿的老虎，他正一瘸一瘸朝水边走来。他停了一会，望着对面的那些鹿群不禁要流出口水，然后发出低沉的怒吼：“丛林已经变成那些光溜溜的人类幼崽儿的栖息地。看着我，小人崽儿！”

毛格利用他所知道的最粗鲁的方式看着他，确切地说是盯着他看。一分钟后，希尔克汗不安地转过身。“小人崽儿这样，小人

崽儿那样，”他一边继续喝水一边低声说道，“这个小崽子既不是人也不是兽，否则他肯定会觉得害怕的。下一个季节我得请他喝口水就滚蛋。啊！”

“那也可能，”巴赫拉说道，凝视着他的眼睛，“那也可能，希尔克汗！你还会给丛林带来什么新的耻辱？”

这只瘸腿的老虎把他的下巴和下颚浸在水里，黝黑的油污水顺流而下。

“人类！”希尔克汗冷冷地说道，“一小时前，我刚杀死一个。”他一边咕噜咕噜叫，一边发出低沉的猎猎声。

群兽颤抖着，出现骚动，先是小声地低语，然后逐渐变成吼叫：“人！人！他杀人了！”

然后，群兽都朝野象哈蒂看去，但他似乎没有听见。哈蒂在时机没有成熟之前从来不会有所举措，这是他能存活这么久的原因之一。

“在这样一个季节杀死人！难道没有其他猎物吗？”巴赫拉轻蔑地说，从污浊的水边探出身子，然后像他往常一样，用猫常用的方式，抖了抖每只爪子。

“我是出于选择而杀了他——而不是为了猎食。”下面再次传来可怕的嘀咕声，哈蒂的白色小眼睛警惕地朝希尔克汗的方向看去。“出于选择。”希尔克汗慢吞吞地说，“现在轮到我来喝水，洗洗干净。有没有谁要阻止？”

巴赫拉开始弯下背，像疾风中的竹子，但哈蒂扬起他的象鼻，语气和缓地问道：

“你是出于选择而杀人？”当哈蒂发问的时候，最好要有所



回应。

“就是如此。这是我的权力，也是我的夜晚。噢，哈蒂，你最了解。”希尔克汗近乎谦卑地说道。

“是的，我知道。”哈蒂回答，少许沉默之后问道，“你喝饱了没有啊？”

“今天晚上喝饱了。”

“那么走吧。河流是用来饮水的，而不是褻渎。当我们——人与丛林居民——一起遭受苦难的时候，只有那只瘸腿的老虎才会在这样的季节如此吹嘘他的权力。管他干净还是浑浊，去你的巢穴吧，希尔克汗！”

最后的话像银喇叭声一样如雷贯耳，哈蒂的三个儿子纵然不必害怕，也吓得连滚带爬的。希尔克汗不敢咆哮，灰溜溜地离开了，因为他知道——其他所有的居民都知道——最终，哈蒂是丛林的主宰者。“希尔克汗提到的权力是什么？”毛格利在巴赫拉的耳边低语道，“杀死人类永远是可耻的。丛林法则如是说。但哈蒂说——”

“问他。我也不知道，小兄弟。有权还是无权，倘若哈蒂没有做声，我会给那个瘸腿的屠夫一点教训。刚杀死一个人就来到和平石吹嘘，这是豺狼的惯用伎俩。此外，他玷污了这么好的水源。”

因为没有人敢对哈蒂直接发问，毛格利等了一分钟，才鼓起勇气，然后他喊道：“什么是希尔克汗的权力，噢，哈蒂？”两岸回应着他的话，因为丛林里所有的动物都怀着强烈的好奇心。除了多思善虑的巴鲁，其他动物似乎都被蒙在鼓中。

“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哈蒂说，“一个比丛林的历史都要悠